體大慮周

——黃永武博士的詩學造詣

李庸

0

國家文學博士當中，頗有幾位雖也經常沉浸在古經典古辭章裏頭，却不受囿於傳承的研究方式，他們一方面廣泛接受新知以爲文學研究開闢新徑，一方面不斷提出非凡的研究成果，令我們一新耳目。在其中，黃永武博士應該是很具代表性的一個，從他已出版的四篇「中國詩學」（考據、設計、思想、鑑賞），以及正不斷發表的文章看來，我們能够確信他整建中國詩學的系統理論必會有卓越而具體的成就。

所謂「詩學」，乃是以詩爲研究對象所構成的體系知識，其可以

爲史的貫穿（詩史），可以爲理論之歸納統整（詩論），亦可以爲作品本身的詮釋與評價（詩評），三者各自獨立，却又彼此互相支援，關係密切。但不論研究性質爲何，總要以具觀念成系統爲貴。中國古代的詩學，雖亦不乏眞知灼見且成體系者，但更多的是未經論證的直觀印象，我們今天不談學術便罷，要談便得取學術資料臂肌分理，整出一個系統。詩之研究亦然，若果我們直至今日還固守傳統的研究方法，不求新變，則不獨於詩無益，且貽笑後人，然則亦不能棄傳統於不顧，祇一味的求新求變，矯枉而過正實非上策。職是，合理的滙通古今人的智慧、經驗和知識去從事研究，實爲現時代學者之要務。

黃博士的詩學建構即以此爲出發點，他遍讀羣書，故能旁徵博引，於古人說詞或準確引證，或合理的加以批判；他深識方法諸術，故能複合運用歸納分析要演繹推理，且用法於無形之中。緣此，我們若以「體大慮周」譽之，當不爲過。

本文撰寫之用意，即在於對黃博士爲文之用心及其所建構的詩學體系做一個全面性而且較深刻的述評，基本上這屬於文學批評之研究的範疇。以下的第一部份是介紹他走向詩學研究的旅程，第二部份是評述「中國詩學」四篇的系統理論，最後則就他目前正在進行的工作以及將來想完成的作業稍做介紹。

1

一、「終必我要馳騁向詩的王國」

二十多年前，正值弱冠之齡的黃永武出版了一本自稱「不是劇本，而是給心靈的語言以形狀的一次大膽嘗試」的「呢喃集」（四十五年元旦），兩年之後，他又有一本體裁迥異的「心期」問世（四十七年元旦）。前者類似詩劇，處理雄、雌兩燕：「呢」、「喃」的愛情，「呢」熱情、純眞，「喃」慧美、貞執，同時安排「烏鴉」角色以爲其兩性愛情之牽繫，但此君充滿機智却性情冷酷，其用心適足以擴大「呢」、「喃」之間的鴻溝，若無「春風」、「春雨」以爲滋潤，揭開疑慮的黑幕，則難免落入悲劇之局。全篇角色，性格分明，就在對話中呈現了生命現象中的情與愛、喜悅與哀愁，强調愛與和諧，代表作者年輕時期的精神信念。至於「心期」，則是一本介於詩和散

文之間的新構作，計分心期、心象、心韻、心蝶、心痕五篇，仍是以愛情爲主題，刻劃兩性的心靈活動狀態，而以男性爲敍述者，雖然是採取敍述語句去表現，却深含詩的隱喻性，整體呈現出來的意境也是詩的。

在「心期」的序詩中，年輕的作者說了這樣的話：「終必我要馳騁向詩的王國／開拓錦繡的領域」，窺其語意，無非是矢志於詩之創作，以期成就一黨文學事業。那時正值他師範畢業後的服務期間，隨後考進東吳大學中文系，確曾努力地寫了不少新詩，但是中文系的教育引導他走進了古典文學的殿堂，就這樣他停止了創作，潛心研究古典學術。

曾經有朋友提出這樣的疑慮：黃博士的碩士論文是文字學方面的「形聲多兼會意考」，博士論文是經學方面的「許愼之經學」，其後怎麼會寫出「中國詩學」那樣的書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也正是要說明黃氏走向詩學研究的旅程。上面說過，年輕時期的黃氏，有將整個生命投入詩創作的心願，其後的轉向研究古典學術，應是基於一種高度的自覺，易言之，他體認到瞭解傳統中國的重要性，當我們讀到他在求學的期間所完成的「字句鍛鍊法」和「詩心」，就可以知道他並未對詩忘情。而當他徹底研究過中國文字，探討過經學，最後乃又回到詩本身，「馳騁在詩之王國」，但已非醉心於綴玉聯珠，而是有計劃的條分縷析詩的種種了，當年所許下的願望，換了另一種形式的實現，應不算有違初衷了。

文學創作與研究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智活動，但一個有創作經驗的人，配合上嚴厲的方法訓練去從事文學研究，更是如魚得水，黃氏在詩學上的成就豈偶然哉？

二、基本認識

①共通的千古詩心

黃氏早期從事新詩創作，後來在詩的設計諸篇中所援引爲例的全是古典詩，棄新詩於不用，而且也從未見過他發表有關新詩的評論文章，這是否表示他有貴古賤今的心理呢？答案應是否定的，在接受黃章明的訪問中，他曾說過：「我對新詩的愛好，絕不亞於古典詩。詩心是千古共通的，新詩與舊詩只是形貌的不同罷了。至於對新詩的剖析評論，我雖見識不多，

却也『成竹在胸』，只是現在還不想動筆。……以現代新詩界門派的衆多，價值觀念的不一，說好說壞，却難以說出眞心的話，所以我一時還不想動筆。」（出版與研究，十三期）

「詩心是千古共通的」是一個很重要的關於詩的認知，黃氏不止一次說過這樣的話，在「設計篇」的序言中也有相同的論調，這一個基本觀念影響到他的詩論，更進一步的說，由於詩心千古共通，故古今詩在經營設計、考據求眞、內容思想性方面皆有許多不變的共通理則。緣此，我們有理由確信，黃氏「中國詩學」可資新詩創作或批評參考之處必然很多，而且對於黃氏所言於新詩評論已「胸有成竹」的話，當不至於有所懷疑了。

②詩之鑑賞是多元性的學術綜合

詩之成學以鑑賞爲基礎，由此而衍生出關於詩的許多知識，故鑑賞本身也就成爲一門錯綜複雜的學問了。雖然如此，但它不外乎角度與層次兩方面的問題，角度愈寬，層次愈高，愈能達到完整的合理的鑑賞。而角度要寬，對於詩論詩評的原理原則勢必要精通，對於詩以外的文類、文學以外的學科皆得涉獵；層次要高，才學必須兼備。詩之鑑賞學統攝上述諸元素，故其錯縱複雜，但萬變不離其宗，任何一條鑑賞途徑的最終標的皆在於探索詩言內、言外之意以及其借以表意的形式。

黃氏曾寫就三篇文章以表明其詩之鑑賞論的基本觀念：就鑑賞角度而論的「談詩的鑑賞角度」（鑑賞篇自序）、「從科際整合看詩的欣賞」（聯合副刊），以及就鑑賞層次而言的「談詩的完全鑑賞」（思想篇附錄）。他從傳統的詩歌鑑賞書籍中歸納出十種鑑賞角度：詮釋字義、考據故實、選抄去取、主觀品第、講明結構、道德倫理、思想類型、分析心理、生平歷史、社會風尙等，其中有淺有深，有內在研究有外緣分析，有直觀印象有析釋推理，作者以爲西洋五大文學批評學派（歷史論的、形式論的、社會文化論的、心理學的、神話論的）之「方法大部份也該括於其間」了。同時他亦有如下的認知：許多新興的學問，不斷地相互利用，相互激發，成爲新闢的學術門徑。這種「科際整合」的概念應用在詩的鑑賞上，提供了許多新的鑑賞途徑，譬如黃氏就舉出語言學的、民族學的、心理學的等等鑑賞方法，眞能做到，自然會把

詩推向一個更廣大的空間。

前面說過，鑑賞層次的高低決定於讀者的才學，「才有天資，學愼始習」，故才指敏度、悟力，學指經驗、知識，二者相因相成，黃氏以爲要加强讀者的悟解能力，必要有廣泛的學識及歷練，有此基礎，通過以下諸層次：

1. 對詩歌注釋理解的層次
2. 對詩法格律應用的層次
3. 對詩歌本身結構在美學上分析的層次

最後可達於「科學的眞、藝術的美、思想的善」三者綜合交映的領域。我們可以發現，黃氏將詩視爲一個學術研究的對象，並且把傳統中華學術中「考據、辭章、義理」的類分法靈活運用：考據工作是爲了求眞，屬於科學性方面；辭章分析是爲了求美，屬於藝術性方面；義理探求是爲了求善，屬於思想性方面。三者層次漸進，而終至於眞善美混融。其中國詩學四篇，從考據、設計、思想以至於鑑賞，便是循着這個逐漸上昇的鑑賞層次所建構的體系。

總之，黃氏詩學實可稱之爲詩之鑑賞學，它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個多元性的學術綜合。

2 一、眞的追尋

——考據是詩研究的預備作業

考據常被視爲是一種枯燥無味的工作，甚至有人對它冷嘲熱諷以爲其不值得重視，但我們可以提出各種理由來爲考據辯駁，最簡單的理由是我們必須有完整而且可信的資料，才不致於使研究工作闕舛百出，而不幸的是我們所擁有的資料發生錯誤的機會實在不少，印刷或傳鈔都可能導致如此，所以任何學科的研究總少不了考據這一道步驟，文學研究或鑑賞當然亦不例外。

這一工作不外乎是補闕（輯佚）正舛（校勘、辨僞），將所欲研究的資料梳整排列（歸類或作品繫年），將資料中難解或易造成誤解的字詞或典故加以說明（箋註），凡此皆爲詩之研究或鑑賞之前的準備工作，美國文論家韋勒克和華倫在他們所合著的「文學論」中即將此項工作置之於文學的外在研究和本質研究之前，稱之爲「預備作業」，其所談亦無非是上述

幾項，足可見眞正的研究不能缺此一環。而我們的傳統詩學雖也重視考據，但實際工作却做得不太令人滿意，黃氏深知考據爲研究的基礎，故在其著作中（考據篇）鉅細靡遺的論述校勘、箋註、辨僞的各種理則，如再加上尚未完成的輯佚與編年，則詩之考據的系統方法論即可建立。

茲舉校勘爲例以明黃氏之論考據。黃氏將詩之校勘所析的三十一種方法，是就陳垣所分的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四法加以運用，其華有死校（對校），有活校（本校、他校、理校），本校是求內證，他校是求外證，理校是求旁證，證據充足，所校出來的結果自然可信度高，整個說來，黃氏所提出來的方法是相當科學的，於此勢逐次加以介紹，有志於校勘業務者，取其書以閱，合理的去運用，庶幾可以還原作品本來面目。

或許有人會以爲：研究古典詩需要校勘，而探討今人詩則大可不必。此說差矣！原因是①印刷的製作過程常有錯誤發生；②作者在結集已發表在報章雜誌的作品時，常有改訂原作的現象。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如不細察，難免偏差，今人尚在，考獻不難，千百年後，論者則需大費周章矣！

二、美的設計之必要
——關於詩法的運用與結構之分析

詩理論的內容應是詩內在質性的闡述。詩的內質關乎創作方法論，包括詩法運用與組織結構，二者之作用在於達到美的要求——含形象之美、聲音之美，而最終的目的則是呈現言內、外之意。

黃氏詩學中的「設計篇」即是包含七篇針對詩人的匠心與創作論所完成的論著：「意象的浮現」、「詩的時空設計」、「詩的密度」、「詩的強度」、「詩的音響」、「用心於筆墨之外」（即言外之意）、「反常合道與詩趣」。如果我們以詩構成的三要素：形（形相性）、音（音樂性）、義（意義性）去比擬，那麼上列諸篇約可作這樣的歸屬：「時空設計」屬形，「音響」屬音，「言外之意」和「反常合道」屬義，而「意象」、「密度」、「強度」三者皆混融形音義。緣此可知其書是以詩構成的要素爲著眼去整體規劃的。

在單篇的主題論述上，黃氏從不遺忘術語概念的

解說，而且能夠滙通古今，譬如討論詩的「強度」，則將古代文評術語中的「氣勢」和今人所言的「強度」、「張力」提出對照印證：詩的強度導源於張力，而張力的外延力和內涵力實與古人所津津樂道的「聲勢抗墜」、「神理氣味」有相近相通的地方，詩句如何能有順暢、激昂的「氣勢」，其實是雄健的筆力和鏗鏘的音節所造成的。玄妙的「氣勢」之謎，於焉解除。

釋其「名」而章其「義」，有廓清摧陷之功，讓讀者一臨文便能掌握問題的核心。接下來的工作是敷其「理」而舉其「統」，譬如當他既認定「強力與張力來自反向的抗力、節奏的速度、糾線的組織和密集的質量，氣勢的造成亦在其中」之後，便將增加詩之強度的因素落實在作品本身設計上，歸納理則，分別論述：

- 壓縮的時空、倒裝的字句、拗救的音節，可以增強反向的抗力。
- 迫促的韻脚、激動的語氣，可以增強節奏的速度。
- 嚴密的結構、聯鎖的句法、意外的寬對，可以增強糾線的組織。
- 警策的硬語、豐繁的含意，可以增強密集的質量。

在論述任一理則之時，我們又可以發現其釋名以章義的工夫，選詩以擘析的努力。

整個詩設計諸要項既是有條不紊，單篇的主題論述亦復鉅細靡遺，綱領大明，毛目畢現，即以「設計篇」而言，黃氏詩學已堪爲當今斯學之重鎮矣。

三、善的探求

——直探詩心本體，求取詩的最高境界

如果我們將「文以載道」或「文以明道」的語意放寬，那麼文所載或所明之「道」應指文學作品內在世界的兩大部份：思想和感情而言，但問題是，它們各以何種姿態存在着？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思想經由一種媒體或狀態表現出來，而這個媒體很可能便是感情。所以除了純粹說理的作品外，思想是隱藏在詩的字裏行間的，它來自作者的意識底層或認知界域，故當我們針對作品作思想探析時，也就等於在研究作家本人的思想了。

思想成分或體系可經由縱的橫的分析而得，縱的

指其源流和層次，橫的指其類型和質性，黃氏在「思想篇」的自序「談詩的思想分析」一文中所提出的十條分析途徑，皆可統攝在縱橫二術中。

本書的本論固別區分爲總論以及儒、道、釋三篇，如此的歸類自有其傳統學術思想的理論基礎與對於對象的洞識。包含七篇的總論，除「李商隱的遠隔心態」是針對一個人的詩境與心境的互映作分析，是心理學角度，其餘的皆是在古典詩中去抽取相類或相近的素材（詩作）而加以統觀，他透過詩人的觀物（人和動植物）思維以論相關的思想形態，往往能够指出中國人的普遍情感或思想，以及這個民族的某些特性，所以既是心理學觀點，亦觸及了民族學上的許多問題。黃氏曾自道其「欲從詠物詩去覘民族的思想」的企圖，這種野心，不祇是能開拓詩原野的寬廣沃土，亦且能深入探測民族思想的成分和特質，無疑是一條新而且可行的研究途徑。

黃氏既將中國詩歌的思想類分爲儒、道、釋三類，至於某位詩人的歸屬，他主張此人雖是「較接近某家思想」，却也不能忽視詩人獨特的思想性格。例如他論杜甫，即斷言「他的心口肝肺，眞是無一不是儒家鑄造成的」，以是他會取杜詩中的人倫光輝以及透過杜甫寫馬的特色，視其「民族文化的理想與意念，以及其個人忠主的思想風槩」。至於李白野性的道家傾向，他則從作品特性和心理外現兩方面分別取詩以證以論，肯定「他的思想已走向道家的極端」。經由黃氏的條分縷析，我們就能輕易掌握李杜二人的風範及其眞正的作品思想。

在五篇有關儒家的文章中，兩篇討論杜甫，餘三篇皆談詩經：詩經中的「水」、釋「思無邪」、從詩經二南看修齊治平之道，其中的第一篇統計分析詩經中的「水」，以爲水「關係着周代詩人的思維路線」，是「禮」的象徵，他不從原型批評入手，而從典籍中引證推理，其實便是詩的原型意象研究，祇不過是他不套用此批評術語和模式罷了，却更具有實質的說服力。

作者在本書中討論的對象雖不多，但舉證却廣，見解驚人，其「實驗性的試探」，「舉隅性的闡述」，揭示詩的思想分析的諸多可行途徑，而其價值又不單在論文本身，作者「從中國詩中提煉民族思想的偉大性與光明性」，更令讀其書者嘆服。

四、真善美的混融

——辭章、義理、考據工夫的綜合運用

上面說過，黃氏詩學可視爲一部「詩之鑑賞學」，因爲他的最終目的在於一個「完全鑑賞」——一個眞善美三者混融的境界。

衆所皆知，作者、作品、讀者構成一個文學活動空間，鑑賞的主體是讀者，以是讀者的悟境成了鑑賞活動的第一要素，而讀者所鑑賞的客體是作品，故作品的境界成爲鑑賞的對象，而作品的境界來自作者的心境，所以完全的鑑賞亦不可忽略與作品形成有關的種種因素。黃氏的鑑賞篇卽區分此三者，而以實例加以說解的。

一般人討論詩，往往對作者多做要求，却忽略了讀詩的人。黃氏於此篇中首論讀者的悟境，頗能補論者之不足，他以爲讀者的悟境主要是依靠天賦的穎悟能力，但是後天的培養亦能有助於悟境的開拓。先天的稟賦於個人而言是命定的，不可强求，但是後天的學能却可力求而致。故黃氏針對詩之鑑賞的基本條件提出四條讀者開拓悟境的途徑：①廣學術以明詩義，②富歷練以察興會，③諳作法以識匠心，④知校讎以定是非。前二者是一般的知識與經驗，可以增加對於詩義理的感知；後二者是有關於詩本身的知識可以增加瞭解作者在作品中的匠心設計以及辨識作品眞僞或闕舛的能力。

本書的第二部份是「作品的詩境」。「作品形成的要素不外乎內容與形式兩方面」，詩作品的境界卽經由此二者的相互依存去呈現，爲了方便起見，黃氏二分作品爲內容和形式以探索詩境，細心的讀者也許不難發現，詩之造境問題，黃氏曾在「設計篇」中不厭其煩的依主題而作重點分析，如今再度觸及，由專論改爲通論，綱擧目張，周延詳備，其所擧證，貼切自然，耐人細讀，更由於其適時的將設計篇中的諸理論運用在此部份中，更顯示其理論的統一性。

在前面，筆者曾以詩構成的三要素：形（形相性）、音（音樂性）、義（意義性）去比擬設計篇中的諸主題，於此將更進一步配合黃氏此處所論，分析詩境的成因。以下的這張簡表或將有助於理解：

形——形相性／形式——結構、辭采、聲律、神韻／詩境
音——音樂性
義——意義性——內容——時、空、情、理

內容不外乎時、空、情、理，其中任何一個在作品中的存在都無可避免的要和其餘產生關係，譬如時與空，除了它們自身的變化（時空變化）之外，常有交相感應的現象（時空交感）。又如空與情，除了空間景象和情感分別加以描摹敍述（情景分寫）外，常有混融一處，雙重指涉的現象（情景交融），其他的關係尚有「情感改造空間」、「情感改造時間」、「情感改造理性」等。黃氏於此臚列這些狀況，大狀況中有小狀況，詳矣細矣。

各類各型的詩無疑都是此四因子（時、空、情、理）或分或合、或隱或顯的活動，能清楚掌握這些因子，洞識其動狀，則詩之內容，解之易如反掌。

而就形式的感知而言，它訴諸於視、聽二覺，所感無非是各種美成分。於詩之美中，形式美應是最大部分而且最被重視的，這也就是黃氏在「從詩的形式上欣賞」這節中，以美爲基點去論述的原因。

詩之形式，表現在文字上的有結構、辭采、聲律，表現在文字外的有神韻，故此四者所形成的美（結構美、辭采美、聲律美、神韻美），也就成了整體形式美（種美）所分化後的諸類美，黃氏針對此四個類分的美，運用其修辭與美學知識分析了它們之所以能造成美感經驗的因素。

在這裏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他所提出的「各有其美」的美認知：

①詩之結構概略可分爲承接、交綜、翻疊，四者各有其美；

②辭采有巧與拙、平與奇、濃與淡、雅與俗、剛與柔、藏與露之分，皆有不同的美感；

③聲律的講究，目的在「誦時金聲玉振，聽時抑揚悅耳、聲調悠揚、餘音不絕」，而要達於斯境，便不得不在句型、音節、拗救、協律上去致力，而從此四者的經營皆可欣賞其美；

④詩之神韻雖表現在文字之外，却捨文字而無以求，文字的運作爲形式美的成因，故神韻美與形式美息息相關。要之，神韻美必藉結構、辭采、聲律始得以呈現，黃氏綜合前人有關神韻的論點和例證，歸納其同，擘析其異，將構成神韻的條件分爲含蓄、聯想、改造、實感、感悟、新奇、無限，故神韻美的欣賞也都可以從這些角度去欣賞。

本書的第三部分是「作者的心境」。因爲作者的

心境關係着作品的內容（尤其是思想和感情），所以探索作者的心境在文學研究中是不可或闕的一環。

我們可以舉出很多影響作者心境的因素，而這些因素皆可歸納在當時的時間（年代）與空間（地點）以及作者本身的性向、交遊與際遇之下。當然這些方面的考查在文學研究中是屬於外緣研究的範疇，但其重要性實不容疑慮，至少它有助於作品的瞭解，新批評者的批評容易產生謬誤，實是忽略外緣所造成的。作者於此有效的運用考據知識，提供出來的原理原則，皆值得我們採納並實踐。

總的說，鑑賞篇綜合使用了辭章、義理、考據的工夫，企圖建立詩之鑑賞學的系統理論，作者所揭示的基本觀念：詩之鑑賞不是單純的活動，而是多元的學識綜合。乃得到具體的推展與整合。

3

上面的敍述實不足以將黃氏的詩學體系完全介紹清楚，但至少已經可以看出他的詩學造詣，筆者以爲那已經達到本文標題所稱的「體大慮周」了。

除了本文所論的四篇著作，黃氏正不斷的有新的作品發表，據說都將納入「黃氏詩學十書」之中，爲此，筆者特別走訪黃氏，原來他構想中的詩學十書是此四篇之外，再加上以下的六書：

①設計、考據、思想三書的補篇（各一册）；

②敦煌所見唐詩，如「敦煌所見李白詩四十三首的價值」（刊幼獅月刊四六卷六、七期）；

③愛國詩牆（中華日報副刊的一個專欄）；

④唐詩三百首新分析（部分已發表在明道文藝和臺灣時報）。

這些書或已完成而尚未付梓，或正在進行，相信不久的將來皆能問世，走筆至此，對於黃氏在繁忙的教學以及處理教育行政事務之餘，猶能具有研究不懈的精神，不覺由衷佩服！